

愛的年青

著平資張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五版

青年的愛

全一冊——實價

版權所有
著者 張資平

翻印必究
出版者 合衆書店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山東
路一四三號

合衆書店

青年的愛

〔一〕

林海泉在曾炳垣教授的家中寄住一個多月以後，才知道每天像親姊妹那樣照拂他的，——關於他的日常生活十分關心的，——東洋太太，是他的父執同時是受業師曾教授的第三夫人。

這是個姓唐名耀星的同級生在今早上才告訴他知道的。

『原來如此。怪不得她還是那樣年輕。原來是人家的姨太太。』

林海泉坐在黃包車上，覺得自己今天在精神上起了一個絕大的變化。至於怎樣的變化，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能具體地把它表示出來。他只覺得自唐耀星告訴了他這個祕密以後，他感着一種失望，同時又像發見了一個奇跡。

『她今年到底有多少歲數了？不出三十吧。……恐怕超過了三十呢。不過，她是擅長化粧，修飾得像一個時髦的女學生一樣。但是和她正面相對時，便可以發見她的顏面上的中年的特徵，——雖然很微小，但是不能否定的。……』

曾教授是位經濟學專家，從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畢業回來後，又在歐洲大陸——德國和法國——住了兩年餘，於前年冬才回來上海。他自發表了兩三種巨部的著譯後，便一躍而為出版界的聞人了。現在是××大學的經濟系主任，某機關的參事，兼某銀行的顧問。在黨國要人眼中，固然值不得什麼，但是在尙留在特種的動物園——中國的高等學府——中，如像林海泉一般的青年眼中，確是一位，令人歎羨不已的人物了。

當海泉才從南方走到上海來時，最先就拜訪了這位父執曾炳垣。因為曾教授從前在南方的中學校教課時，和海泉的父親同事，——海泉的父親當校長。他當英文教員。

在未見曾教授以前，海泉以爲他也一定和自己的父親一樣年老。但是見面之後，完全和他的想像相反，曾教授還只是四十未滿的中年人，態度和他的面貌一樣十分的溫厚而和藹，給了海泉以一個很好的印象。不過臉色蒼白了一點，在眼眶周圍也有一套黑紫色的暈輪，這大概就是表示他的風塵勞碌和俗慾過多的象徵吧。

海泉初到上海來，人地生疎，關於住居的問題，也遵了父親的命令，提了出來請問這位父執。

『住居宿舍也可以。不過，……如果你願意的說話，就住在這裏吧。我這裏的三樓的過街樓的房子和亭子間都是空着的。』

『亭子間冷了點。還是過街樓好。』

當時只是默默地坐在一邊傍聽着丈夫和這位新來訪的青年談話的曾夫人，此刻忽然插嘴說了一句。她說了後，微笑着望了望海泉，隨後又向她的丈夫吉珂吉珂地說了一陣的東洋話。

海泉早就知道曾教授的太太是一位東洋女人。但他真預想不到這位東洋太太的中國話說得那樣清楚。

他還沒有考進大學就先搬進曾教授的家中來了。

『有什麼不方便的事，直接吩咐我好了。這家裏的老媽子又懶又不聽話。恐怕你叫她不應。你有什麼事，告訴我好了。』

初搬進來，還在房裏整理行李時，曾夫人——由曾教授的介紹，她名叫鶴子，——笑吟吟地走進來幫他把小鐵床上的被褥疊好了。

『對不住，對不住，曾伯母，真對不住。』

海泉看見鶴子夫人那樣地慇懃爲他清理被包，只是紅着臉向她連說『對不住』。

『不要緊，林先生。你覺得奇怪麼？但是我們日本，這是很尋常的事喲。日本女子不會當少奶奶，只會當下女的。——賤骨頭。』

她雖然笑着很整靜地說，但雙頰上也不免微泛了點桃紅。

「曾伯母，謝謝你，我自己來好了。」

他一面說，一面又偷看了一下她的側臉，——他真不敢正視她，因為她有一種重壓，說不出理由來的重壓，抑制着他。初次看見她時，就覺得她是一位可愛的女性，雖不算頂美，但富於一種魅力。至於肌色，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樣美的色澤，除非是淡紅色的秋海棠的萼片。

「誰的相片？這樣體面的小姐。」

海泉正在癡想，忽然聽見鶴子夫人這樣地問他。因為她從他的被包裹翻出了一張六寸半身的女性的相片。

「啊，一個親戚的。……」

海泉不禁臉熱起來。他一邊說，一邊本能地伸手過來搶那張相片。

「讓我看下有什麼要緊呢，林先生！一定有什麼古怪！哈，哈，哈！」

她也緊緊地捧着那張相片不放手，一翻身，躲向那頭窗口邊去了。他的手掌真的只是一瞬間，觸着了她的掌背。他感着一種微微的溫軟和戰慄。

『怎樣的親戚，林先生？』

她再笑着問。

『eh………』

他一時不知要怎樣的回答才好。

『一定有什麼古怪！……』

她再笑着說。

其實一點古怪也沒有的。海泉在這時候的確沒有適當的名詞來表示這位親戚了。因為相片裏的女性，是他的姊夫的妹妹，說是表妹，不妥當吧。

『你的未婚妻？』

『不是的。我的姊夫的妹妹。……』

「那不是恰恰好？互相交換！」

海泉想，日本的女性到底和中國的不同，那樣的大方，那樣的活潑，不像中國女子有許多的裝腔作調。

他房裏的東西大體收拾好了。她忽然態度正經的向着他鞠了一鞠躬。

「林先生，攪擾你了。」

她說了後，便走下二樓去了。

【二】

海泉坐在黃包車上，再想着今天唐耀星告訴他的話來了。

『你住在曾教授公館裏，要小心一點。不要給那個東洋婆子勾搭上了。……』

『瞎說！』

他臉紅起來了。

『東洋女子是頂賤的！』

『那是你的偏見。』

的確，海泉自認識了這位東洋師奶後，覺得從前所聽見的毀蔑東洋女人的話，都不可靠了。因為那個鶴子夫人的態度活潑而不輕佻，雖然喜歡說笑但也雅而不俚

，對於他的日常生活，只是像叔母或姊姊那樣懇摯地招拂，並沒半點輕薄的舉動。她確是有相當教養的女性。

『真是好機會。曾教授回香港去了，——看他的第二個太太去了。要兩禮拜才得回來吧。老林，真是個好機會啊！』

『你真是胡說霸道！』

海泉還是繼續着想，莫非老唐真有本領看出了自己的內心麼？自己儘可以發誓，對於鶴子夫人並沒有懷半點超越常軌的期望。不過近來自己的腦海中，時常有鶴子夫人的影兒在出沒，這確是實在的事實。至於她的俏影何以會闖進他的神經中樞裏來，他也莫名其妙。並且她的影兒的出沒是日見日的頻繁，影兒的色彩也日見日的濃厚。

『近幾天來自己不是很想早點放學回去麼？目的明明是想看見她。……』

想到這點，他又有點自愧起來了。

「……莫非這就是所謂戀愛麼？」

他坐在車子上癡想了的半天，才覺得周圍的氛圍氣有點冷了。上半天還是好好的晒着熱烈的太陽。吃過了中飯，天空上便密密地佈滿了深灰色的亂雲了。初冬的寒風，一陣陣地席捲着馬路上的塵砂，從側面向他打來。他的身上便起了一陣微顫，同時感着臉上是粗澀澀的，他從褲袋裏抽出手，來摸了摸雙頰。

曾教授的公館是在F橋的北首，那座九層樓洋房公寓的正後面。車子在曾公館的門首停住了。海泉才付過車錢，正要按電鈴，鶴子夫人已經從裏面出來，把外層的鐵扉打開了。

「林先生，冷麼？」

「想不到天氣變得這樣快，曾伯母。」

「啊呀又叫我伯母了。我真不願意就這樣老。」

她笑着說了後，跟了他走進來。才踏進客堂，就感着一陣暖氣，原來堂屋裏的

火爐上了煤，燒起來了。

『今天來不及了。明天要替你房裏裝一個火爐才好。』

她叫他坐下來後，這樣說。

『不要火爐。我房裏不要火爐。我不怕冷。』

『林先生，我聽見你的老師說過，上海比你們南方氣候冷得多，不燒火爐，不能過冬。』

海泉也覺得上海的天氣比南國的冷得多，照陰歷算起來，還只得十月中旬，但像南邊十二月的氣候一樣了。

『裝火爐固然是所希望的。不過恐怕要多花錢。火爐的錢是有限的吧。不過要燒煤，過一個冬，確是不容易的負擔。自己家裏人多，開支大了，父親的收入，每年僅僅夠開銷。幸得由姊夫津貼一點。不然，怎麼能夠到上海來進大學呢。』

他正在癡想，忽然又聽見鶴子夫人在叫他。

「林先生，你有幾封信呢。儘顧着和你說話，把你的信忘記了。」

她說着立起身來，走到窗口下的書桌傍邊，打開抽屜，取了三封信出來，交給海泉。

他接過來一看，一封是老父親寄來的家信，一封是姊姊寄來的，一封是姊夫的妹妹劉佩珠寄來的。父親的信最平凡，只是說，年假如果可能，務必回來鄉里，看看家人，第一因為老祖母十分希望他回去和大家歡歡喜喜過一個新年。其次姊姊的信却有幾分使他驚異，因為這封信不是像前一次的從廣州寄來的，而是從香港寄來的。

「他們的家搬到香港去了麼？」

他一邊想，一邊拆開姊姊的信來讀。他才知道姊夫的差事于前兩星期交卸了。海泉的姊夫劉偉英，由他的舊日的同學的援引，和用了一點賄賂。在廣州做××稅的局長做了一年餘。當海泉尚在廣州時，就聽見人說過，這個××稅局是相當的好

缺，不能夠長久佔據的。現在看來，他們的預評，算已實現了。姊姊的信裏又說，姊夫不想在南方再混了，或許過了年也要到南京來找職位。那末到那時，會住在上海也說不定，可以常常見面。看了姊姊的信後，才慢慢的拆開劉佩珠的信來看。他才知道姊夫是以侵吞公款嫌疑而被撤差的。她的信裏的內容是這樣寫着的。

『海泉先生，——你幾次來信都不允我對你作如是稱呼，但我還是這樣的稱呼你了。你所要求於我的，我雖然願意，不過在月前，我不單無勇氣——這並非我忘記了前約，——向你開口，並且欲落筆寫也覺得非常難為情。希望你不要像在廣州時那樣的多心而時常向我發揮你所得意的戀愛獨占論。我們的交情只求彼此真心，不需要那些形式的表示吧。』

你在上海會見了珍姊沒有？她是個公式主義者，而且有十足的資產者的生活 and 態度。在他面前，希望勿提及關於我倆的事。因為她一定反對我們的結合的。至於理由，不單是因為他對於戀愛自由是極端的反動者，同時對於我們——

——尤其是對你，在物質生活上，她是異常神經過敏的，懷着一種區視。總之，戀愛是至上的，超越一切的。不過，有時是無可如何，要受環境的支配，——尤其是受經濟的支配。當然，我並不是主張經濟將支配我們的戀愛。我只希望海泉注意這一點，而更加發奮努力，打破我們的戀愛不自由的環境而已。

假如我們不能打開這條自由的垣道，足以促我們的戀愛進展的自由的垣道，那末，我們縱匆匆的結合起來，但到將來，在生活上，仍然是異常踴蹙，異常痛苦的吧。

我的姊姊那邊，無論如何，你每個月總要去一趟，敷衍敷衍。縱令你不喜歡他們的為人，不願意看他們的生活。但是在人類社會裏，若求一一合於本身的理想之事情及人物，那是不可能的吧。因為我知道你的孤高的，憤世疾俗的脾氣，才敢對你盡這一個忠告。你如誠懇地多和他們接近，那麼一定可以感動他們的。然則，也可以減少我們將來的結合的抵抗力。平心說來，珍姊只是有

些驕傲病。至於心底還是和我媽媽一樣，極純厚的。她的脾氣和態度，不幸的是和我的爸爸相似了。

哥哥的××局長被撤了，幸得沒有查辦。這完全是靠黃師長的力量。我從前對你說的話，還是應驗了。哥哥是一個小貪官污吏。他已經有了不少的錢，樂得下台了。聽說他明春就要到南京去找××長。恨我一時不能畢業，不然我也跟着他們到上海來升學。——我或許將丟掉這廣州的無聊的女師，立即到上海來和你商量就學的問題。

現在他們搬到香港去住了。你的姊姊，每天罵廣州的當局。她說得很可笑。她說，哥哥之侵吞公款是當局所指示的。不然，他那敢這樣的大胆。一旦給人家告發了。便把責任推到哥哥身上來了。我以為總算幸運了。貪官污吏要做到什麼時候才有止期呢！

話多了，以後再寫吧。再會。讓我說，我是你的佩珠，謹上。十一月十日。』